

# 福清话与福州话的人声

□ 冯爱珍

## 1. 福清话与福州话都是七个单字调

阴平	阳平	上声	阴去	阳去	阴入	阳入
福清话	53	55	33	21	41	<u>22</u>
福州话	55	53	31	213	242	<u>23</u>

古平上去三声(总称舒声), 演变为今福清话和福州话的方式大致相同, 这里不细说。

古入声, 今福清话和福州话都依古声母清浊分化为阴入、阳入两个调, 入声都收喉塞音[1]。如:

鸭	八	急	雪	盒	拔	热
福清话	ah <sup>22</sup>	peh <sup>22</sup>	keh <sup>22</sup>	suh <sup>22</sup>	ah <sup>5</sup>	peh <sup>5</sup>
福州话	ah <sup>22</sup>	paih <sup>22</sup>	keih <sup>22</sup>	suh <sup>22</sup>	ah <sup>5</sup>	peih <sup>5</sup>

福清话古今入声的演变, 与福州话略有不同。古入声字今大部分分归阴阳入, 还有少数古入声清声母字今读阴去, 如:“伯格拓烛”, 少

数古入声浊声母字今读阴平，如：“白薄曝局”。

伯=坝 格=嫁 拓=套 烛=注 白=疤 薄=褒 曝=麸 局=锅  
 $pa^{21}$      $ka^{21}$      $tho^{21}$      $tsuo^{21}$      $pa^{53}$      $po^{53}$      $phuo^{53}$      $kuo^{53}$

2. 根据目前调查记录，福清话约有一百个古入声字今读舒声，这里全部列举。有些读音一时无字可写或用方言字，难以确定音韵地位，但根据词义，与福州话比较（这些字福州话读入声），可以确定它来自古入声。少数读音还可以根据变调区别（福清话古入声来的阴平与古平声来的阴平，在变调上的表现有所不同）。这些一时无字可写的读音用“□”表示，同时注音。

宕摄	柏拓作索阁搁貉各恶郭廓扩脚鵠约泊箔薄膜落乐昨 缚镘着若箬掠嚼药钥
江摄	剥桌镯岳学
曾摄	仄值食
梗摄	伯柏百擘拍窄册策格隔客壁摘拆迹锡析吓（呼格切）赫益借尺白麦脉泽籴额石席搘（广韵女白切“搘搘”）
通摄	烛粟曲沃咱（广韵于六切“吐声”）曝绿录局玉狱蜀
咸摄	铺（集韵测治切“锹也”）
深摄	揖
山摄	澈泄覩（广韵莫结切“不相见貌”）
其他	毛 $no^{21}$ （物件）乜 $mie^{21}$ （～毛：什么）□ $ne^{21}$ （凹） □ $mia^{21}$ （粘合）□ $ta^{21}$ （压）□ $hia^{21}$ （略拉貌）□ $uo^{53}$ （用尖锐物把别的东西划个口子或分开）□ $ta^{53}$ （食物置温水中保温）□ $k\phi^{53}$ （扔、放）□ $kh\phi^{53}$ （死）nua <sup>53</sup> （不顺）

3. 表面上看，古入声今读舒声是福清话的特殊之处。联系福州话及闽东其他方言，可以发现这一现象并不孤立，福清话与福州话的入声有相互联系的共同点。古入声字今福州话单字音不读

舒声，但在连读音变中，福州话的 [h] 尾可变为两类：甲类作为连读时的前字，保留 [h] 尾，如“发票 huah<sup>23-55</sup> phieu<sup>213</sup> 蜜蜂 mih<sup>5-55</sup> phung<sup>55</sup>”，这一类保留 [h] 尾的字，福清话单字音读入声。乙类作为连读时的前字，失落 [h] 尾，如：“客厅 khah<sup>23-55</sup> th-liang<sup>55</sup> 额头 ngieh<sup>5-55</sup> th-lau<sup>55</sup>”，这一类失落 [h] 尾的字，福清话单字音读舒声（连读时失落 [h] 尾的入声，本文记作 [h]）。

连读时，不仅 [h] 尾变化有两类，后字声母及前字声调的变化，也可分两类。

①连读时，当前字韵母是保留 [h] 尾的入声甲类，后字声母一律不变。当前字韵母是失落 [?] 尾的入声乙类，后字声母发生变化，变化规律同前字是舒声韵母的一样。福清话和福州话声母的变化规律见表一、表二。福清话的元音尾韵母包括古入声来的舒声字。

表一 福清话声母连读音变表

	后字声母	p,ph	t,th	ts, tsh	s	k, kh, h, ϕ	l	m, n, ng
前字韵母	元音尾韵母	β	l	3	ʒ, ʃ	ɸ	不变	不变
	鼻音尾韵母	m	n	ŋ	n	ng	n	
	塞音尾韵母				不 变			

表二 福州话声母连读音变表

	后字声母	p,ph	t,th,s,l	ts, tsh	k,kh,x	ϕ	m,n,ng	
前字韵母	鼻音尾韵	m	n	3	ng	ɸ	不变	
	元音尾韵	β	l	3	ɸ	不	变	
	入声乙类				不 变			
	入声甲类				不 变			

②福州话阴入的连读变调有两类。当前字韵母是保留 [h] 尾的入声甲类，声调的变化与上声相同；当前字的韵母是失落 [?] 尾的入声乙类，声调的变化与阴平、阴去、阳去相同。阳入的变调

只有一类，不能说明入声甲类与入声乙类的区别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阳入个别变调有两读的情况，如：“绿豆 luoh<sup>5-11</sup>～luoh<sup>5-54</sup> t—lau<sup>242</sup> 实习 sih<sup>5-21</sup>～sih<sup>5-55</sup> sih<sup>5</sup>”。这两种读音属两可的情况，与入声的甲类和乙类没有关系，如：“绿”是入声乙类字，“实”是入声甲类字。福清话今单字音无 [h] 尾的入声乙类字，连调跟舒声相同，今单字音有 [h] 尾的入声甲类，连调自成一类。福清话和福州话的连调规律见表三、表四。需要说明的是福清话阴平的变化。阴平的来源有两个：古清声母平声和浊声母入声。这两个来源的阴平连调有所不同。来自古平声的阴平一律变作 55 调。来自古入声的阴平可以变作 55 调，也可以变作 21 调，同一个字变作 55 调或 21 调是两可的。尤其与上声组合时，古平声来的阴平，前字后字都变调，古入声来的阴平仅前字变调，后字不变调。

表三 福清话两字组变调表

后字 前字	阴平 53	阳平 55	阳入 5	上声 33	阴去 21	阴入 22	阳去 41
阴平 53 古平声 古入声		55		55 53 21～55	55 21～55		55 21～55
阳平 55		55		55	21		55
阳去 41							
上声 33		21		21 53	55		55
阴去 21		55		53	53		55
阳入 5		5		55	21		55
阴入 22				5			

表四 福州话两字组变调表

后字 前字	阴平 55	阳平 53	阳入 5	上声 31	阴去 213	阳去 242	阴入 23
阴平 55							
阴去 213			55				53
阳去 242							
阴入乙 23							
上声 31		11		35			55
阴入甲 23							
阳平 53	55		31				11
阳入 5							

4. 《戚林八音》所记的入声，可以为研究福清话和福州话的入声提供参考。《戚林八音》是福州地区的方言韵书，清乾隆初年福州人晋安将《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》和《林碧山珠玉同声》两本韵书校正合编，取名为《戚林八音》。以下提及《戚林八音》例字，均引自《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》。《戚林八音》分三十三个韵类，其中“春香山宾欢灯光银缸东声天”十二韵有舒声（平上去三声），还配有相应的入声，“秋开须杯孤辉烧之郊催歪沟”十二韵只有舒声；“花嘉歌过西桥鸡初奇”九韵有舒声，也有入声。不过，这九韵的入声字数量少，而且大多同时出现在“春香山宾”等十二韵中。如“嘉”韵的“百伯柏格隔客拍策册脉麦白”等字，也见于“灯”韵；“过”韵的“曲烛绿局玉狱”等字，也见于“银”韵。

## 二

现在从三个方面来看福清话里从古入声来的舒声。

①从古音来历看，这些字大都来源于“宕江曾梗通”摄，其

中梗摄字最多，曾摄字最少。也有个别其他摄的字，如：澈（山开二）tha<sup>21</sup>、揖（深开三）a<sup>21</sup>。

②从文白异读的关系看，这些字都是白读，其文读仍是保留 [h] 尾的入声。比如“百 pa<sup>21</sup> 白 pa<sup>53</sup>”，白读失去 [h] 尾，文读“百 peh<sup>22</sup> 白 peh<sup>5</sup>”，保留 [h] 尾，请比较：

百	格	索	迹	白	麦	绿
白读	pa <sup>21</sup>	ka <sup>21</sup>	so <sup>21</sup>	tsia <sup>21</sup>	pa <sup>53</sup>	ma <sup>53</sup>
文读	peh <sup>22</sup>	keh <sup>22</sup>	soh <sup>22</sup>	tseh <sup>22</sup>	peh <sup>5</sup>	meh <sup>5</sup>

在福清话里，并不是所有“宕江曾梗通”摄的字都有舒声一读。如“曾开三职韵：色 seh<sup>22</sup>、直 thih<sup>5</sup>，通合三烛韵：束 soh<sup>22</sup>、续 syh<sup>5</sup>”只有入声一读。古入声字今文读是甲类，保留 [h]，白读是乙类，失落 [h] 尾。梗摄字在许多方言中，都有文白异读。福清话梗摄文白异读字多，所以梗摄入声乙类字多。由此，笔者认为福清话古入声今读舒声，是由文白异读造成的。

③从今音的语音结构看，这些字的韵母是单元音 [a e o ʌ] 和 [i u y] 作介音的复合元音 [iə ie ua uo yo]。福清话的 [i u y] 和 [i u y] 作韵尾的复合元音没有古入声字。从道理上说，入声韵尾脱落之后都有可能成为相应的舒声韵，但实际上 [ih uh yh] 三韵没有相应的舒声韵。“深江曾梗通”摄的入声字，今读入声时是 [ih uh yh] 韵母，读舒声的并不是简单地脱落 [−h] 韵尾，它的韵母一定变成 [ə o e] 或以 [i u y] 作介音，[a o e] 为主要元音的复合韵母。如“揖 a (a)<sup>21</sup>； eh (ih)<sup>22</sup>、食 sia<sup>53</sup>； sih<sup>5</sup>、值 tia<sup>53</sup>； tih<sup>5</sup>、粟 tshuo (uo)<sup>21</sup>； soh (uh)<sup>22</sup>、蜀 syo<sup>53</sup>； suh<sup>5</sup>、玉 nguo<sup>53</sup>； ngyh<sup>5</sup>”。福清话韵母与福州话一样，有“紧音”与“松音”之分。“松音”只出现在单字音和词的后字，如“竹 tɸh<sup>22</sup>、毛竹 mo<sup>55-21</sup> t-lɸh<sup>22</sup>”，连读时，前字的“松音”一律变为“紧音”高元音。[ih uh yh] 不出现在“松音”中，连读时，[e o ʌ] 三个“松音”

相应地变为“紧音”[i u y]，如“竹团小竹杆儿 tyh<sup>22</sup>-<sup>5</sup>kiang<sup>33</sup>”。因此，以上举例“松音”后面都用括号指出其相应的“紧音”，如“粟 soh (uh)<sup>22</sup>”表示单字音是“松音”[oh]，音变后的“紧音”是[uh]，文白异读用冒号(：)隔开，白读在前、文读在后。

以上所说福州音入声一律收[h]尾，以作者本人所说为准。陶燠民1930年所记福州音，入声一律收[k]尾。福州话都只有一个韵尾。根据《福建汉语方言概况》(讨论稿)，“福州音系”一章所说，老派福州话的入声是有[k h]韵尾区别的。该章附有“福州入声字表”列举了入声分[kh]韵尾的情况。根据这个入声字表，福州话老派读[k]尾的字，福清话读有[h]尾的入声，《戚林八音》列在“春香山宾欢灯光银缸东声天”韵里。如：“塔杀鸭铁雪八笔北百柏伯柏拓|达粒盒杰绝月白脉麦薄”等。福州话老派读[h]尾的字，福清话读舒声，《戚林八音》列在“花嘉歌过西桥鸡初奇”韵里。如：“百伯伯拍窄格桌借烛尺曲|白脉麦额曝绿玉局药”等。福清话古入声今分化为收[h]尾(今入声)，收元音尾(今舒声)。从福州话入声单字音与入声连读音变看，从《福建汉语方言概况》记录的老派福州音看，从《戚林八音》入声大部分配鼻尾韵，少部分配非鼻尾韵看，我们可以设想，早期福州话和福清话舌入声的分类是一致的。福州话的前身，如《戚林八音》所记，可能有两个入声韵尾。老派[k h]两韵尾，现在的福州音一般并为一个。福清古入声韵母随文白读分化，入声甲类是保留[h]尾的文读音，入声乙类是失去[h]尾的白读音。从[ih uh yh]相配的乙类字不是[i u y]看，乙类字不是由甲类失落[h]造成，而是[ih]等先分化为文白读[ih] [ih]，然后白读失落[h]尾。

(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)